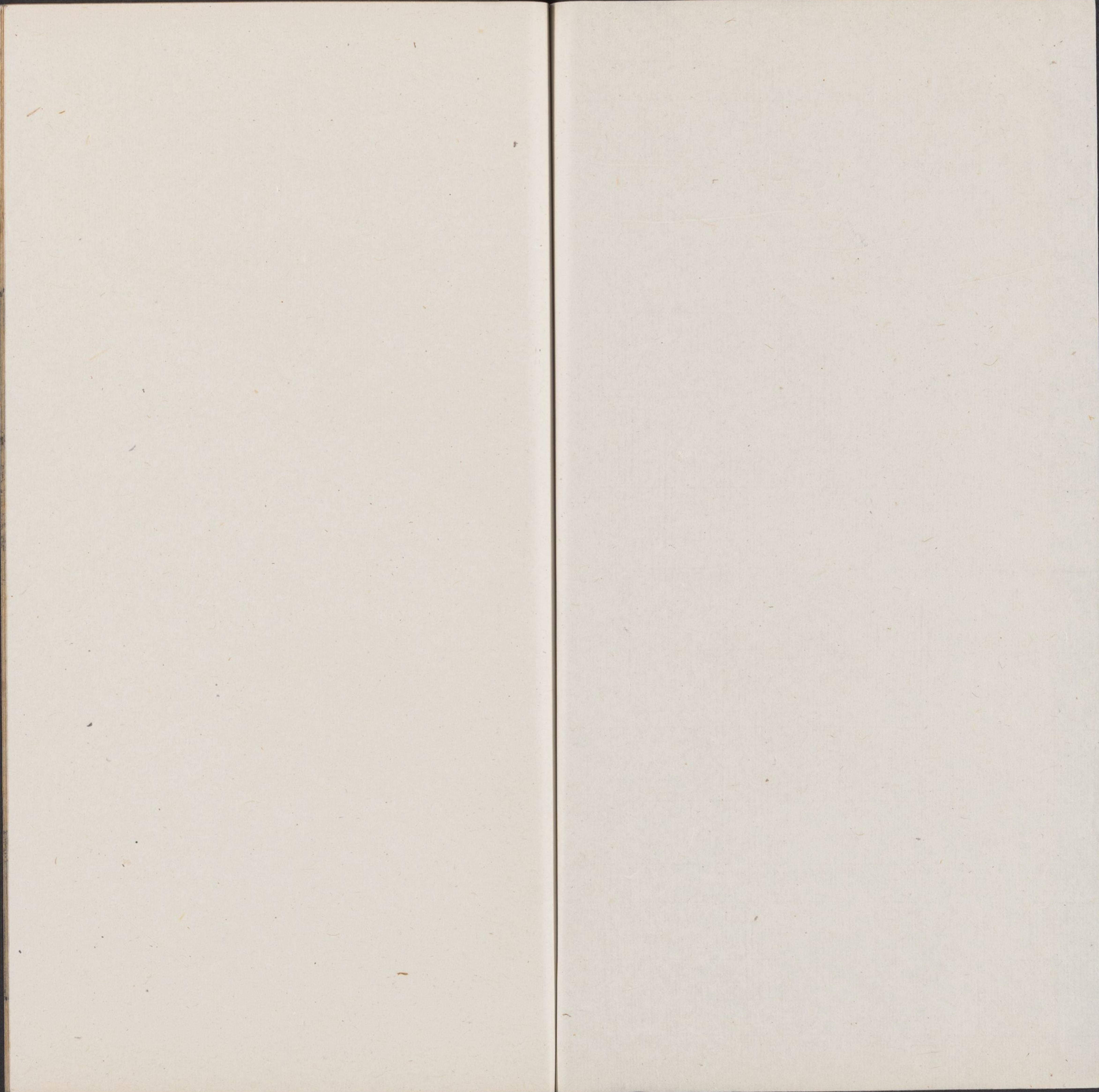


1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5 1938

T 5700/4298





慮武禍速移宮左楊過當

御史左光斗疏請選侍移宮上言
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
天得共居之今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
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
倘及今不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將
見於今速移置別殿殿下還乾清守喪則名分正矣
至初五日選侍尚無移宮意楊連上言登極已明日
矣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
連復往趨方從哲曰天子無復返東宮理此不可頃
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連怒聲徹大內
選侍移居歲鸞宮夏允彝曰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
禮自待左光斗遽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楊連
拉閣臣揭請即日移宮持論自正但
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今差亦過當

賈具揭安選侍戰辨方輿

御史賈繼春以李選侍失所具揭閣臣揭言新君御
極之初首勸以違忤先帝偏逐庶母如選侍之事寧
惟職不忍言即通國之人長歎隕泣而顧命輔臣漠
然不與維持乎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原有宿憾獨不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念先帝諭以選侍育有幼女歛歛情事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愛姬乎願閣下委曲調護使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給事周朝瑞以繼春揭謂其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言保全選侍亦人倫天理非旌旗題目也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謂之是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宗社何嘗不安何必待傾選侍以安之移宮原是正理何必移時驅逐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御史王業浩上言先帝毓德青宮止孝止慈何以一女子之微致生枝節至分目之曰安宗社安選侍臣恐水火之情形既判元黃之戰辦方興自後移宮一案遂成聚訟

操論者愛君心太苛太激

致群小借三案網盡東林

當時挺擊紅丸移宮立為三案名目各執成見植黨翻異黨東林者主三案攻東林者爭三案報復不已後懷宗元年侍講倪元璐疏論三案言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未幾魏忠賢殺人

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夏允彝曰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顛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調停卒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大謬乎元璐字玉汝號鴻寶上虞人

皇帝罪賈揭停封切責

光宗崩長子由校即位改元天啓是為熹宗哲皇帝先是李選侍移宮之後賈繼春以選侍失所具揭閣臣帝下諭廷臣內云選侍毆崩聖母每使宮眷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論脚等知之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旨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朕皆隱忍今仍大膽欺天昂然肆辨目無君父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著照原揭回話繼春復上言臣因痛切先帝急欲効忠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高厚曲為保全而狂愚猶妄有規勸謹備錄原揭回話吏部九卿科道公疏云繼八妹入井二語著再回話吏部九卿科道公疏云繼春席藁待罪懇請優容仍下旨切責落職永不敘用

殺王安寵魏客妃又封膺

河間肅寧人魏忠賢初名進忠少亡賴以賭博受窘
憲甚遂自宮黃緣入內宮辦膳帝先為皇太孫忠賢
導之宴游甚歡因與太孫乳母客氏通客氏者故定
興民侯二妻生子國興年十八入宮二十而寡光宗
立冊太孫為東宮忠賢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
崩東宮居慈慶忠賢與李選侍宮使李進忠劉朝深
相結時太監王安主持一宮事素剛正不肯受指使
於選侍故朝與進忠以移宮恨安安與閣臣同受顧
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忠賢使給事霍維華劾安
客氏助之矯旨落安職降南海淨軍使朝提督南海
子勒令自殺安死忠賢遂無忌憚自堂東廠盡反王
安所為會楊漣劾忠賢疏上忠賢益憤遂矯上命竟
封李選侍為康妃帝寵任忠賢爵尚公
賜印曰顧命元臣客氏封奉聖夫人

更反覆召繼春移宮坐罪

名還臺臣賈繼春徐景濂等繼春請早定爰書奉旨
先帝升遐朕躬嗣服楊漣左光斗妄希定策串通王
安倡為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不許康妃從容奉
旨逼令踉蹌出宮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棄

禮忘君犯上不道使非賈繼春疏揭明斥於前天牖
朕心補封於後將始終蒙蔽恩禮有虧於朕皇考且
不得為純孝即寸斬楊
漣左光斗何救於事

由璫款二十四忠烈櫻鱗

左副都楊漣疏劾魏忠賢云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
四款為皇上陳之祖宗以票擬托閣臣自忠賢擅權
意旨多出傳奉壞祖宗之政體罪一劉一燝周嘉謨
顧命大臣忠賢交通孫杰論去不容不改父之臣罪
二先帝進藥之間實有隱恨討賊之孫慎行濟元標
俱致之去顧於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網羅就亂賊而
仇忠義罪三五紀鍾羽正功在國本俱陷之削籍去
不容正色立朝之蓋臣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
手握定直欲門生宰相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去歲南
太宰北少宰皆點陪貳顛倒銓政罪六滿朝荐文震
孟等九人抗論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
環罪七猶曰外廷臣也傳聞宮中一舊貴人荷上
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
上不得保其貴幸矣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有喜
得封忠賢以其抗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
能保其妃嬪矣罪九猶曰在妃嬪也宮中有慶已經

成男乃繞雲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墜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是不但殺王安實敢殺先帝之老奴略無顧忌罪十一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建立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瑩地僭擬陵寢而已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五侯七貴何以加茲罪十三枷死皇親家人數命欲扳陷皇親以動搖三宮也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坟脈託言開礦處死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窰可為礦罪十五伍思敬胡遵道以爭佔牧地細事而竟置黑獄草菅士命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傳其陞遷使吏部不得銓除罪十七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罪十八科臣魏大中奉旨到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復奉旨供職煌煌天語提起放倒罪十九東廠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野子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投匭設阱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如近逮汪文言不令閣知閣票而應星等造謀告密不已當年汪直恐未至此罪二十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

露避去假令宗功事成不知九門生靈安頓何地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忠賢創立內操安知無大盜刺客竄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寒心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人以為駕幸及歸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已儼然乘輿矣罪二十三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射殺其馬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止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此又寸變忠賢不足盡其辜者罪二十四凡此逆迹內外皆不敢言即或敗露又賴有奉聖夫人為之彌縫故內外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如忠賢前往涿州一切事情必馳請票擬待回始敢批發天顏咫尺不容裁決而馳候忠賢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威靈尚尊於忠賢耶疏入忠賢泣訴御前辭厥務溫諭慰留閣臣魏廣微素結忠賢附為同姓忠賢令廣微票旨切責連於是諸臣感憤先後申奏或專或合不下百餘疏無不危悚激切俱嚴旨切責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應山人謚忠烈

始傅樾發難端徐曹獻諛

刑科傅樾疏叅僉都左光斗吏科魏大中交通內監王安引中書汪文言為腹心招搖部市攬泊陞遷詔

下文言於獄革職廷杖陳建曰此世道治亂人心邪正是非顛倒之大關頭也時逆璫羽翼已成環視外廷惟此耿耿數人觸眼礙手羅之以去而後可以惟吾所欲為故借文言為用而櫛首發此難端也大理寺丞徐大化論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汪文言至併鞫之工部主事曹欽承稱忠賢為父以媚璫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高攀龍黃尊素魏太中等誣以受熊廷弼賂以文言為証一時梁夢環李魯生等各獻諛入告而追贓嚴比等旨俱自顧秉謙出之

夢環疏文言逮胎禍諸紳

御史梁夢環追論汪文言奉旨文言廷杖豈盡其辜還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陳建曰是役也為一時羅織之章本諸紳殺身之禍胎

移宮案罪猶輕封疆牽入

初楊左事起擬以移宮為案許顯純等謀謂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賊且以移宮為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改為封疆以周朝瑞顧大章曾求緩楊熊之獄然與楊左又無與乃以封

疆牽入移宮於是一綱盡矣

許顯純為鎮撫鍛鍊賊銀

忠賢以錦衣衛指揮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凡忠賢所欲戕害顯純羅織鍛鍊無一免者勘問汪文言鍛鍊兩月餘弗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為之我承焉可也顯純乃誣諸人以賊於是楊漣左光斗素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同日被逮下鎮撫司顯純使文言供連等受賄文言至死不承顯純殺文言自為獄詞漣得廷弼銀二萬兩光斗得廷弼銀二萬兩大中得楊鎬廷弼銀三萬兩化中得鎬廷弼銀六千兩朝瑞得廷弼銀一萬兩大章得廷弼銀四萬兩獄上忠賢即命顯純追贓五日一比弛扭則受楊弛鐐則受夾弛楊夾則戴扭鐐受棍創痛未復復加榜掠血肉狼藉荷桎梏卧堂下見者切齒流涕及漣死獄中土囊歷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裏置棺中櫬歸無葬地置河側母妻棲息城中樓忠賢仍令撫按追贓復斃光斗大中於獄朝瑞化中俱死大章下獄自殺左光斗字遺直號滄嶼桐城人謚忠毅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謚忠節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謚忠毅素化中字民諧

武定人謚忠愍顧大章
字伯欽常熟人謚忠愍

封疆案係廷弼危城力保

戶科姚宗文丁憂起復吏部題請數年不下宗文計窮因假招徠西部名求熊廷弼存已可使廷弼不從由是懷怨後黃緣得吏科閱視遼東兵馬意在陵轍廷弼廷弼亦不為禮閱視還即疏詆廷弼又嗾其黨顧慥魏應嘉郭鞏等交章攻擊必欲去之御史張修德疏論廷弼破壞遼陽乞擇人往代廷弼疏辨又疏繳還劔敕有旨廷弼解任回籍聽勘御史馮三元張修德給事魏應嘉復論廷弼回籍聽勘御史馮三元張科道馮三元等與廷弼互相奏擾就著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兵科楊連御史吳應琦言勘事之官不便勘所言之事改命兵科朱童蒙往勘童蒙勘後回奏曰熊廷弼任事纔十月餘耳而遼陽隳頽之城如新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且儼然重鎮矣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而廷弼性甚急切性不急則功不成凡借磚巨室採木園林移石坟墓止求應急修築刻期責報紳衿役無豁免能無騰謗聲乎言官得之風聞遂臚列入告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辨

非所以待言官亦非所以自待矣奉旨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仍議及時起用以爲勞臣任事者勸

陷瀋遼究倡議調遣宗文

以巡撫袁應泰代廷弼經略遼東應泰一矯廷弼之嚴大爲寬政時蒙古諸部飢多入塞求食應泰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議者恐雜間諜其中禍且叵測應泰不聽至是以降人內應遼瀋俱陷應泰自縊帝諭吏部都察院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失換過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日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敵若不嚴稽何以懲前警後即將更換緣由及參論各官詳開進呈又諭吏部御史馮三元等倡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今瀋遼陷沒斷送無萬生靈可恨可憫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各降二級調外姚宗文革職爲民永不敘用復起廷弼爲經略賜敕印一品服賜宴

爭戰守經撫臣本兵繫縛

時遼撫王化貞力主進戰本兵張鶴鳴然之熊廷弼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力請固守疏揭相尋經撫水

火御史江秉謙言數月以來經略不得措其手足議者惟曰經撫不和以化貞欲戰廷弼欲守也夫經略節制三方則三方戰守當聽指揮今化貞欲進則使節制廷弼之權也御史謝文錦疏言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兵部為主雖願不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於刑辟者皆尚書張鶴鳴致之也

棄廣寧哭入關功罪同刑

化貞上疏請戰令總兵劉渠移軍振武渠方集陣先鋒孫得功乃化貞心腹將也未戰遽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馬蹶被殺西平守將羅一貫亦死得功入廣寧呼軍民降封府庫以待一城爭奪門走化貞所方起參將江朝棟排闥入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所乘馬已竊去倉皇騎朝棟馬以行得功遂踞城化貞走閭陽適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哭廷弼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議固守寧前廷弼曰晚矣此時誰與為守惟無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幸無追者帝以廣寧失守

經撫罪無所逃化貞逮問廷弼回籍聽勘三法司王紀鄒元標周應秋會審具獄詞略曰化貞全不知兵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鼓鞶鐵騎尚隔百里而棄廣寧如敵屣哀哉化貞宜伏上刑若廷弼繫遼存亡關係非小及再起經略言我兵不宜戰西人不足信料事遠過化貞迨大兵既敗先奔榆關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誅化貞而寬廷弼罪同罰異非刑也俱坐斬周朝瑞言廷弼有才請令戴罪守山海關疏四上並寢顧大章會讞時援議能議勞例言化貞宜誅廷弼宜宥不從後二人皆入受賄案內

呈遼傳盜軍資熊亡門戶

廷弼在獄大學士馮銓顧秉謙素憾之因侍講筵出書肆所刊遼東傳進呈上覽言廷弼所作希脫死罪帝命殺之御史梁夢環希忠賢旨奏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奏廷弼家資百萬宜入官忠賢追賊廷弼家貧無償姻族皆破家江夏知縣王爾玉索廷弼子貂裘珍玩不獲將撻之長子兆珪自剄死其母稱冤爾玉去兩婢衣杖四十遠近嗟歎崇禎元年乃詔免追賊大學士韓爌為訟冤曰廷弼不死於封疆而

死於門戶詔還其首許歸葬

借芝崗殺楊左傳首邊城

廷弼字芝岡初魏忠賢欲殺楊連左光斗魏大中等以移宮罪輕惟封疆案大因汪文言曾為廷弼求緩決許魏瑞四萬金既而不與故魏瑞借文言為題謂文言求脫楊鎬廷弼罪徧賂楊左諸人於是坐名追賊無得免者在魏瑞無大憾於廷弼不過借廷弼以殺諸人既殺諸人不得不并殺廷弼此廷弼之所以死也廷弼傳首九邊後五年始殺王化貞廷弼江夏人

垂信史纂要典矯誣宸翰

給事霍維華上言廷擊紅丸移宮三案曰選侍請封請封妃也妃未封而况於后請不得而况自后不封不后而况於垂簾其難移宮者重選侍之罪而張擁戴之功也神祖篤愛震器始終不渝倘果如奸邪所稱廢立之謀則九閭邃密乃藉一風癩之張差乎神祖升遐先帝哀毀致疾孫慎行借題紅丸誣先帝為受鳩加從哲以弒逆鄒元標等從而和之委身門戶敗壞生平乞嚴諭纂修實錄諸臣將公忠發憤如劉

廷元等與假借誣讖如王之寀孫慎行楊連左光斗等一應章疏單揭備細搜錄宣付史館以垂信史徐景濂亦疏請纂修無輕言弒逆以傷主德以玷國史科臣楊所修請命史臣將三案前後編次成書刊行天下爰命修三朝要典已而顧秉謙進三朝要典起乙卯終辛酉忠賢矯宸翰序之

魏廣微縉紳簿邪正私分

閣臣魏廣微因楊連疏中有門生宰相語恨之有謂廣微者曰連攻魏公波及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曰出疏者連造意者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於是廣微以己意用墨筆點縉紳一簿分差等其人則葉向高韓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人目為邪人密達忠賢以漸擴斥復手書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點用韓爌蒲州人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南星字夢白號修龍高邑人

倪義子田大哥忠良遭陷

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文煥求解於崔呈秀引入瑞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為忠賢義子閱數日具疏劾周順昌以逢其意忠賢悅自此入幕用事厥衛田爾耕拜忠賢為乾父呼田大哥一切厥衛屈陷忠良坐賊擬罪俱出其手

崔呈秀一般兒彪虎馳名

先是左都御史高攀龍疏叅貪污御史崔呈秀革職聽勘呈秀微服持賂叩忠賢願為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出中旨免勘起用歷陞至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時稱魏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為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為五彪

天鑒錄同志錄更誣點將

先崔呈秀為工部侍郎興造皇極殿魏忠賢督殿工每與呈秀屏人密語呈秀書東林黨人姓名進天鑒錄首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於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惟炳熊奮渭侯恪等又進同志錄首列詞

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維思易應昌張潑等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弘化侯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烺張光前孫必顯汪如亨等又列真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珍劉廷元等又有點將錄首曰天罡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鄴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上阜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

李織造印空疏藁起貞欽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惡署蘇州事松江同知楊姜強項誣劾之巡撫周起元疏稱姜廉實不法忠賢斥姜為民起元復叅實貪恣侵及忠賢忠賢方欲殺周宗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李應昇黃尊素乃遣取實空疏印紙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起藁誣起元乾沒帑金十餘萬與攀龍等往來講學遂逮起元追贓斃於獄並逮宗建等六人縱騎四出挾威橫行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謚忠惠

周宗建繆昌期斃於箠楚

御史周宗建先劾魏忠賢內云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至是逮至詔獄許顯純坐以得熊廷弼銀一萬三千兩酷刑追贓箠楚較衆更毒宗建偃卧不能出聲顯純罵曰此時尚能說魏公不識一丁否竟斃於獄左諭德繆昌期典試湖廣策語侵忠賢頗銜之以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連二十四罪疏知昌期屬草忠賢深恨之韓爌去趙南星高攀龍遂楊左削奪昌期日慷慨置酒餞別忠賢使人詈於朝曰昌期何人尚留此送客耶矯旨勒間住至是逮獄顯純坐贓三千兩立限追比五毒備至卒斃於毅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謚文貞

讀漣疏加評註炮烙非刑

中書吳懷賢閱楊漣二十四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評旁註曰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適工部吳昌期忤璫懷賢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詞多激烈對人輒寓感憤同官傅應星忠賢甥也聞之以告又陰搆逆僕程遠德昭以富貴將平日圈註疏稟書底盡送忠賢忠賢大怒曰甚等官兒敢如此犯我速處

死他徑差旂尉百餘矯旨下獄非刑炮烙而死

魏破卵高溺池李黃斃獄

魏忠賢欲認魏大中同宗大中拒不允誣以熊楊賄賂被逮子學泐徒跣攀號欲隨之北大中曰覆巢寧有完卵耶父子俱斃無益也學泐尾緹騎微服間行抵京邏卒四布則變姓名晝伏夜出以救其父迨榜掠益毒欲擊登聞鼓上書自刎而父已坐贓死方溽暑旨故遲不下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尸潰甚慘學泐扶櫬歸朝夕號哭勺水不進而死高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聞緹騎至前一夜溺園池死遺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歿時北面端立履無泥滓忠賢復逮其子世儒御史李應昇劾忠賢有疏劾魏廣微有疏皆切齒恨之及駕帖至應昇一無他顧惟入慰父母即登舟坐賊四千兩拷死御史黃尊素先論忠賢欲殺之緹騎至蘇州適城中擊死於唐末等語忠賢欲殺之緹騎至蘇州適城中擊死逮周順昌旂尉城外并擊逮尊素者焚其舟沉駕帖於河尊素囚服馳詣獄顯純坐贓二千八百兩酷刑榜掠前一日獄吏曰公休矣內傳欲斃公尊素於三

木上賦詩是夜斃之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謚忠
憲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謚忠毅尊素字真長餘姚

人謚
忠端

逮順昌出東廠義變吳門

魏大中中被逮過吳吏部郎周順昌相持痛哭以女許
配其孫允禎忠賢義子倪文煥以締婚事劾順昌削
籍李實復參順昌等六人緹騎逮繫順昌囚服赴使
署開讀巡撫毛一鷺至署士民數萬人僉曰吏部忠
清亮節當請兩臺疏救諸生王節等遮一鷺痛訴一
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厲聲曰東廠提人鼠輩敢
爾大呼囚安在市人顏佩章奮臂曰吾謂天子詔耳
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萬眾蠶起立斃一人旂尉竄
伏諸司不相顧順昌徬徨立久之步詣府署既就獄
許顯純鍛鍊坐臧三千兩每當拷掠罵不絕口顯純
挾其齒順昌啖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中夜斃之一
鷺捕佩章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論死臨刑語知
府寇慎曰公好官當知我等好義非倡亂也監司張
孝流涕而斬之葬虎邱旁題曰五人墓 順昌字
景文號蓼州吳縣人謚忠
介王節字貞明長洲人

阿中旨撰獎勅曹瞞九錫

忠賢竊柄動曰中旨兵科李魯生阿意上言執中者
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凡陵工
殿工告成及緝姦奏捷等事俱予忠賢封蔭建坊加
祿米賜敕旌獎約百道閣臣撰敕全做曹操九錫文
為之

閻鳴泰媚七祠順命歸心

明紀列傳載遼東巡撫閻鳴泰去任家居因與忠賢
同鄉深相交結起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進兵部尚書
加少保進少師於所部崇奉忠賢建七生祠稱功頌
德專事諂諛有民心依歸即天命向順語聞者咋舌
此生祠所
自始也

頌功德九千歲祠盈天下

浙撫潘汝禎建忠賢生祠於西湖聞於朝賜名普德
織造李實請令杭衛百戶李尚文守祠勒石紀功閣
臣施鳳來撰文張瑞圖書丹自是效尤徧天下蘇州
建普惠祠松江建德馨祠者巡撫毛一鷺巡按王拱

也淮安立瞻德祠揚州立沾恩祠者漕運郭尚友巡
按宋禎模許其孝也山西立報功祠者總督張樸巡
撫曹爾禎巡按劉弘光也湖廣立隆仁祠者巡撫姚
宗文巡按溫臯謨也登萊立報德祠者巡撫李精白巡按
濟寧立昭德祠河東立褒勲祠者巡撫李精白巡按
李燦然黃憲卿也其詣祠祝讚云堯天魏蕩帝德難
名精白憲卿又建祠德州其拜謁祝詞云至聖至神
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以長明遠近駭異
河南立戴德祠成德祠者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
守道周鏞也巡撫黃運泰立祠天津迎忠賢像如迎
詔儀既升座率文武列階下五拜三稽首已詣像前
致祝稱某事賴九千歲扶植稽首謝某月荷九千歲
拔擢稽首謝還就班稽首拜如初乃退巡撫朱童蒙
建祝恩祠於延綏用琉璃瓦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
建崇功祠於密雲金像用冕旒三邊總督史永安建
祠於固原巡撫秦士文建祠於宣府王點建嘉德
祠於大同素崇煥建祠於寧遠張鳳翼建祠於保定
巡鹽御史龔萃肅建祠於長蘆知府頡鵬建崇德祠
於徽州郎中何宗聖建顯德祠於房山曾國禎建隆
恩祠於蘆溝橋指揮李之才建祠於南京福建絕未
有請江西最後方題請賜隆德祠者巡撫楊廷憲巡
按劉述祖也至都城內外建祠尤多崇文門內立廣

仁祠宣武門外立茂熏祠者府尹李春茂通判孫如
列督學李蕃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
智銳主事張若愚爭先獻媚十里之內棟宇相望上
林一苑建至四祠庶吉士李若琳建永愛祠於林衡
署中監丞張永祚立洽恩祠於嘉蔬署中立存仁祠
於良牧署中一祠之費或數十萬金攘人田墓伐人
樹木非派里民即侵公帑其疏詞掄揚一如頌聖上
食享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為之肺腸以金玉珠寶
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髻上穴空以簪
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冠不能容匠人削以稱
冠小豎抱頭
痛哭責匠人

誅東林比正卯孔子同尊

監生陸萬齡上言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
少正卯忠賢誅東林黨人宜建祠國學西與孔子並
尊許之

七年内剥元氣亂階既釀

帝在位七年忠賢專擅威福邪黨橫行明紀曰一時
朝臣非頌忠賢功德即追論東林削奪追贓殆無虛

日以故忠良橫遭慘毒國家元氣剝削無餘亂階自此釀矣

奢崇明安邦彥據府圍城

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裸羅種也性陰鷲佯為恭順時以邊事急徵四方兵崇明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樊虎至重慶巡撫徐可求點核發餉餉弗繼龍等遂鼓眾反舞槩直刺可求一擁而上道府廳縣總兵參將等皆死之遂據重慶分兵一扼夔州水口一踞綦江遵義一踞瀘州一截川西棧道全蜀震動崇明尋自號大梁王貴州水西土目安堯臣死子安位幼安邦彥挾之反時四十八馬頭與土目安邦俊等蠶起和之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沒於畢節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彝衛亦破邦彥自統蜀賊苗人數萬進圖貴州自號四裔大長老二賊至崇禎二年總督朱燮元討平之

白蓮教聞香教棒筆並起

鄆人徐鴻儒以白蓮教惑眾聚黨數千人又深州人王森曾救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聞異香多歸附之號謂香教森死遺貲巨萬子好賢藉其貲以結客有異志景州人于弘志立棒筆會聚惡少年好

賢與通密約鴻儒於八月望日三方並起鴻儒先發據梁家樓攻陷鄆城其時四川亦有白蓮妖賊洪眾劉應選等助賊蠶起

安民王羣煽惑剪紙成兵

艾山賊劉永明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八宿聚黨數萬合鄒滕賊共十七枝曹州賊張世佩身匿紙人數千號四大金剛妖首金科托天魔下界真主出世之言移山倒海剪紙成兵之術又有神腿善走者傳報聲息簧惑愚民

徧甸服匣中邦幾於瓦解

鄭以偉曰獮貽徧於甸服鯨鯢匣於中邦若非天之祚明幾於土崩瓦解

薦異才叩將略止請天神

主事譚謙益薦異才宋明時有將略叩其中藏不遇書符作法請玉帝之敕旨調天闕之神兵而已

論其後流賊擾懷宗禍烈

蘊積新叢伏莽熹實亡明

谷應泰曰鴻儒既磔亂令亟行從此鴻蜚滿野萇楚無家政散民流積薪蘊火人以爲潢池雲擾禍烈於懷宗予以爲東陵伏莽釁叢於熹宗也後三年而餘孽聚泗州李自成起米脂明竟以亡悲夫

熹無嗣衆奄謀蘇民懾逆

帝不豫無嗣召皇弟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爲堯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再托以善事中宮及委用忠賢語信王出帝崩忠賢自出請王入王危甚羣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厥明羣臣入哭忠賢在喪次目且腫無所言少頃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乃立信王蔣鐸曰熹宗大漸聞逆奄聚謀勸進曰不爾便是死路呈秀顧首鼠曰不見曩歲江南之變乎然則蘇民實有社稷之功蓋陰懾逆謀而不覺也

立信王臨朝日忽聽天鳴

熹宗崩次日嫡弟信王由檢即位改元崇禎是爲懷宗端皇帝後謚莊烈帝初即位於中極殿受朝毋賀

朝時天忽鳴

滅客氏效李園國興入夢

初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每晤必屏宮人密語移時在宮中乘小轎自視爲帝八母之一往私宅內侍數十人著紅玉帶前驅客氏盛服靚妝乘輿至乾清宮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遠過聖駕燈炬簇擁熒然白晝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每日三時輟御膳以賜至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查詢得宮人有姪者八人欲如李園故事帝大怒立命趕浣衣局掠死子國興昏愚與人坐輒欠伸入夢鄉至是伏誅嬰孩赴市有眈睡未醒者

讀錢疏殄逆惡獨運神明

主事錢元愨上言先帝假忠賢以事權羣小稱功頌德如王莽之符命列爵昇於乳臭如梁冀之五侯私人分置要津如王衍之狡窟珍寶藏積肅寧如董卓之鄙塢誅鋤士類如節甫之鈎黨陰養死士如桓溫之復壁嘉興貢士錢嘉徵列忠賢十罪曰並帝傳旨必曰朕與廠臣曰茂后害皇親張國紀以危中宮曰

弄兵內操禁中曰無二祖列宗違訓干預朝政曰剋
削藩封薄三王賜賚自享公侯土田曰無聖生祠與
太學並列曰濫爵三殿成爵上公曰邀邊功冒封侯
伯曰傷民財剥民脂膏祠徧天下曰褻名器義孫崔
鐸呈秀子登賢書疏上忠賢憤甚哭訴於帝帝命內
侍讀疏使忠賢跪聽震恐喪魄帝出忠賢於鳳陽籍
其家越二日帝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
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
命環擁隨護勢若叛然著錦衣衛擒來治罪忠賢宿
阜城尤家店其黨密報上旨是夜忠賢同李朝欽自
經法司追論其罪命磔忠賢屍於河間明紀曰時璫
勢甚熾帝不動聲色神明獨運誅殄元兇再安社稷
天下翕然頌聖智焉

諸義子衆公侯誅屍謫戍

忠賢義子崔呈秀先奪情視事至是命回籍守制給
事許可徵劾之下吏部勘處呈秀歸薊州列姬妾羅
諸珍具器縱飲飲一卮即擲壞之飲已自經廷議呈
秀死有餘辜命法司按律戮屍薊州暴其罪於天下
將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呈秀已伏法李夔龍吳淳
夫倪文煥山吉追贓遣戍田爾耕許顯純死崔應元

孫雲鶴楊寧成邊尋復誅爾耕顯純天下快之魏良
卿先封肅寧伯進封寧國公復以廠臣安攘天下封
魏鵬翼安平伯三殿告成加寧國公良卿太子太傅
襲伯爵錦衣指揮魏明望進秩少師封魏良棟為東
安侯良棟僅三歲鵬翼僅二
歲世襲至是皆駢首就戮

焚要典定逆案七等分刑

侍講倪元璐上言三案關於清流而要典成於逆豎
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假闡豎之權
役史臣之筆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
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托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
資治之書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為例當毀三翻即紛
翼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帝從其言忠賢既伏法
帝欲因臺諫言定逆案曰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
助虐何遽至此論以贊導擁戴頌美附諂分為目屬
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尚書王永光喬永升左都
曹于泮參定以七等定罪首逆凌遲者魏忠賢客氏
首逆同謀決不待時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國興李
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
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
龍曹欽承許志吉孫如列陸萬齡李承祚田爾耕許

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交結近侍次等遣
成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
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郭欽李之才交結近侍
第三等配贖為民者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王
紹徽郭允厚張我績曹汝楨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暉
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袞李養德
劉廷元曹思誠范濟世張樸黃運泰郭尚友李從心
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詞頌照不謹例革職閑住
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詔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
十五人又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詔川六
外

六大苦槩施恩還贓釋罪

戶部郎中劉應選上六大苦一逮繫二獄死三追贓
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六廷臣被劫帝然之命逮
死各臣贓銀盡免追釋其家屬王安著還原官家產
仍給與子姪又諭萬燬冤死解到贓銀三百兩給還
其家以旌忠直
萬燬字元白新建人

罷各道鎮守監不許觀兵

帝諭兵部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分遣內臣協鎮一
柄兩操甚無謂也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槩罷之
俱聽經
略節制

愛百姓飭監司官須稱職

帝召廷臣及各省監司於平臺問各藩臬道以地方
事對畢諭以正已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不則
罰隨之各退謝台左都御史閔洪學諭曰巡按賢則
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飭回道嚴核何
近日不稱
職之多也

同輔臣閱章奏初政精明

帝諭內閣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
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弼予自今非盛暑祁
寒朕當時御文華殿閱奏章每御殿翰林科道各二
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帝勵精圖治銳忘太
平崇禎初政天
下翕然稱之

務苟且事派捐餉加勦練

時都城斗米三百錢帝憂之廷臣各陳方略帝曰莫若獨助為便召考選諸臣進問兵食計知縣曾就義曰守令廉即加派以濟軍需未為不可拔第一即有劉餉練餉之加侍郎劉宗周言一歲之中助陵工助城工助馬價爾選上言一切苟且之政有難殫述帝怒乎御史詹爾選上言一切苟且之政有難殫述帝怒問何為苟且對曰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宗周字啓東號念台會稽人

任中官為監紀不信初心

帝初年罷內臣協鎮至二年即以中官曹化淳提督東廠京師戒嚴以王應朝監視行營由是沿邊諸鎮盡設監視及流寇蔓延以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用陳大金等監曹文詔左良玉等軍時監紀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紀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以飾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視而帝方倚任中官不察也謂總監以總督體統行事監司皆行屬禮後帝諭部院朕初撤還內鎮已已之冬京都被兵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今兵餉稍清其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彞憲漕竣回蓋惟開寧近邊高起潛兼監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然此後倚任益專嘗遣侍郎張元佐守馬厝又

遣內臣提督天壽山即日往帝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用內臣耶

戊辰歲甫改元亂倡嘉

崇禎元年延安饑府谷民王嘉率不沾泥楊六郎等掠富家粟捕之急遂倡亂巡撫胡廷宴曰此飢氓徐自定於是司不以聞盜益恣合眾聚延慶之黃龍山谷應泰曰懷宗戊辰即位而自成諸賊以是歲起延安禍本相尋若與俱始

李自成張獻忠嘯聚同羣

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為驛書嘉亂自成往投焉參政洪承疇擊賊破之不沾泥等皆俘自成走匿山澤得免會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兵諜於涿鹿叛走秦晉山谷間自成出與之合旬日眾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稱自成為闖將已而官軍擊斬迎祥羣盜推自成為闖王延安人張獻忠陰謀多智亦從嘉為亂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後率眾就撫於洪承疇復叛隨賊首迎祥紫金梁等轉寇山西郡縣

自名號分大營三十有六

副總兵曹文詔擊斬王嘉□於陽城其黨復推王自
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
剛闖王闖將八大王埽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
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

齊出關各分犯獾穴皇陵

陝西賊四十萬出關分為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晉
一自武關向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
河南北諸賊復分為三一一走伊汝陷滎汜東標及鄭
州復分道犯商城一自葉蔡南圍汝寧一自懷慶渡
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李自成獨留秦中為承疇
所敗突出潼關張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遂陷鳳陽
焚皇陵樓殿斫松柏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
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幽宮不保諸臣忌諱不敢聞
尋以獾穴為解後巡按吳振纓
以變聞帝孝服避殿祭告太廟

秦楚豫隨地流中原蹂躪

先是陝西郡縣為流寇攻掠殆遍三邊總督洪承疇
所在斬獲有功帝進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陝
湖廣軍務承疇自甘肅旋師東行秦賊聞承疇至悉
眾東奔分道盡入河南給事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
安危所係今羣盜蜂屯伊嵩宛雒之間而以數千官
軍東西堵拒賊何所畏而不長驅乎又命楚撫盧象
昇總理軍務承疇剿寇西北象昇剿寇東南時秦賊
一字王等部眾二十萬撞天王統十七萬自潼關出
犯閩鄉靈寶大眾東行塵埃漲天闊四十里絡繹百
里左良玉與祖寬兩軍遙望山頭不敢邀擊後祖寬
破賊整齊王於九嵩副將祖大樂敗賊於永城斬賊
首混天王羣盜屢斲然散而復合游突無定自羣盜
由秦擾豫者三年夾河千里雞犬無聲關市盡空查
非人境賊無可掠而象昇合大軍於中原羅而蹙之
羣盜盡入楚象昇隨地進剿會京師戒嚴命總理象
昇督各鎮兵入援象昇北去賊老回回等盤據鄭襄
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
共二十萬沿江而下蘄黃六合所在告警烽火及於
儀揚矣

八大王同曹操屯據襄鄖

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精銳俱盡乃乞降於洪範自言能制鄖襄荆承數百里內外無一賊總理熊文燦撫之獻忠率部曲居白沙界山文燦議餉三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遷延不能應獻忠聲言寄家口於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盜於四郊賊羅汝才亦就撫文燦安其衆於房竹間汝才遙與獻忠為聲援獻忠潛勾諸賊為犄角遂殺穀城知縣阮之鈿以叛汝才九營並起應之汝才即號曹

衣錦繡返延安晝遊街亂

李自成出河南左良玉敗之於朱仙鎮自成誘別部賊當官兵而自奔漢南循南山險阨遵商雒而行復出陝西自鄜州至延安衣錦繡晝遊街其親戚故從延安人至是再入延安

牛金星李公子仁義傳聞

盧氏舉人牛金星以磨勘被黜往見自成遂為謀主杞縣前兵部尚書李精白子舉人李信嘗出粟賑荒

鄉人稱李公子賢時有誣公子通賊者捕送獄杞民殺令破械出之往投自成更名李巖授將軍自成所至屠戮巖勸其附循百姓以收人心由是自成不妄殺又勸賑濟飢民民皆稱李公子仁義兵傳聞者以為自成不知其為李巖也

考當日衆總戎頗多戰績

戰績註見下文

洪承疇盧象昇所在成擒

先是洪承疇巡撫陝西承疇在在堵勦降不沾泥殺雙翅虎縛紫金龍降混天猴擒點燈子等賊又大捷於西澳斬墜無算寧塞寇盡以鐵角城為邊盜藪偕副總兵曹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生擒獨行狼等羣賊每聞承疇至即先逸去轉戰四載斬級三萬以勤王入援改薊遼總督以鄖撫盧象昇為總理時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連兵數十萬攻滁州象昇馳援戰於城東五里橋賊大潰積屍相枕又九條龍張胖子陷穀城象昇追敗之殺黑煞神飛山虎祖大樂又由光鄧夾擊江北賊略盡大寇俱遁秦楚萬山中

後象昇以入援進軍鉅鹿檄援不應孤軍至萬水橋戰死 盧象昇字建斗宜興人追謚忠烈

奔盤鄂困車箱自成降縛

初洪承疇率曹文詒先後勦賊斬獲甚眾羣盜奔散李自成與張獻忠奔盤鄂間總督陳奇瑜困李自成於漢中車廂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乏芻多死弓矢俱脫自成入大窘面縛乞降奇瑜許之給免死牌回籍由是縱橫遂不可制

敗富平屯武功求撫逃奔

總兵左光先擊自成於高陵富平間多所斬獲自成佯求撫於監軍道劉三顧三顧逆其詐入堡自守賊走涇原洪承疇邀擊連敗之退屯武功計窮乞撫以緩兵復連營走漢中東走邠寧環慶會承疇以寧夏兵變旋師自成收餘燼復振

左良玉扼武關計窮自縊

秦兵大破李自成於函谷自成眾散略盡竄走漢南秦兵蹙之於北左良玉扼武關以南自成窮蹙不得

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

同其弟一隻虎三敗襄城

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勦寇傳庭知賊家口在唐縣入城盡殺之賊滿營痛哭傳庭自朱仙鎮而南自成將步騎逆戰官軍擊斷自成坐纛賊披靡遣其弟一隻虎逆戰三戰三北自成奔襄城諸軍逼之自成挑土築牆自守

破瑪瑙潰潛山屍盈溝壑

崇禎十三年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於太平縣之瑪瑙山斬首萬級獻忠精銳俱盡遁走興歸山中後十五年獻忠陷六安謀渡江入南京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逐之賊走潛山命一堵牆為殿營於山上步騎九十哨分營為四得功等疾趨奮擊賊踰崖跳澗四潰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一堵牆伏林中焚殺之填屍溪壑臭達百里賊腹心謀士婦豎俱盡

萬監軍七股賊扼斬夔門

永州府推官萬元吉督師楊嗣昌辟為軍前監紀時
羅汝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陷大昌犯夔州元吉扼
夔門與左良玉川撫邵捷春俱會時總兵鄭嘉棟副
將張應元汪云鳳賀人龍等四面蹙賊斬賊首東山
虎擒賊首自來虎副塌天一桿鎗掠山虎流金錘金
狗兒滾地狼等一百四十九人前後斬賊七千九百
餘級顛墜死者徧山谷於是托天王即常國安降於
應元小秦王金翅鵬降於嗣昌整十萬過天星即惠
登相埽地王皆降忠獻遁巴巫
間汝才與之合謀渡河西走

戰雖勝意主撫官賊旋叛

王嘉□初亂總督楊鶴主撫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
牌西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
虎郝小泉等俱給牌免死安置延綏河西其淫掠如
故民毒益甚有司莫敢告於是官賊之謠後賊為
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飢無所得
食乃乞降於總督陳奇瑜凡數萬人奇瑜專主招撫
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檄所過郡
邑具糗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已出險數萬眾漸不受
約束仍事殺掠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城邑勢
不可遏奇瑜始悔其見愚後以熊文燦統理山陝川

湖軍務次於襄陽遣副將龍石田擊革里眼射塌天
破之老回回奔棗陽曹操奔內浙山中勢孤守險自
保文燦檄左良玉進兵浙川招安羣賊會孫傅庭洪
承疇出潼關入援曹操謂為勦已率九營乞撫文燦
檄止諸軍授曹操為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
汝才既受撫分七房竹自言不願受官并不食餉願
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為羈縻檄汝才解
散諸眾不聽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與為聲援
未幾俱叛

楊嗣昌因將印兩帥離心

熊文燦主撫領事大學士楊嗣昌請督師南討帝賜
尚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宴於平臺後殿帝手觴嗣
昌三爵賜詩嗣昌以左良玉兵強可倚以破賊表良
玉佩平賊將軍印良玉進止不從節度副將賀人龍
所統陝兵驍勇善戰嗣昌密疏請以人龍代良玉佩
將印既而良玉有瑪瑙山之捷度未可動復奏留良
玉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總鎮銜須後命人龍初聞大
將之拜踴躍動三軍既報寢乃怏怏良玉知其故意
亦恨當獻忠之遁伏興歸也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
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缺望遂逡巡不復深入

單司主卷一 下

致獻忠復熾皆由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
也 嗣昌字文若武陵人總督鶴之子

空歸路度巫山襄陽被陷

賊先入蜀連汝才獻忠凡九股後七股相繼俱降惟汝才與獻忠合將南竄萬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折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急追不得距賊遠令他逸諸將皆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過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正總統猛如虎及賊於開縣獻忠憑高而望見如虎後軍無繼大敗如虎兵馬使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初賊西渡達河嗣昌策其必入秦令左良玉自興歸趣漢中及賊東走復檄良玉自夷夔進勦使十九返良玉曰向依督師令瑪璫山安得功乎遂撤興房兵趨漢中賊下夔門無一人攔截者賊既度巫山盡夜疾走興房山中由當陽走宣城偵襄陽無備簡二十騎持符偽為官兵至城下守者驗符信啓關賊既入即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賊大隊疾馳至門洞開襄陽遂陷副使張克儉知府王承曾等俱死之

喪兩藩飲福祿沙市殉身

襄陽既陷賊焚襄王府執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遠在蜀今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困縛王殺之投屍火中是時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戰賊引退會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招入守禦事聞詔逮叛兵首惡解京叛兵懼陰勾自成襲河南為內應自成至叛兵迎之賊遂入焚福王府王縋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跡王在迎恩寺執之置酒大會以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楊嗣昌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遂自盡於沙市鄭撫河撫皆以自盡聞其子以病卒報帝為傷悼曰嗣昌功雖未成盡瘁可憫其賜祭

羣歸併十六年止存闖獻

自崇禎元年陝西飢民倡亂羣盜蠡起擾亂秦晉楚豫吳蜀諸省至崇禎十六年羣盜除殺死及弱者降於官軍其強者俱為闖賊所併惟革里眼名賀人龍與左金王即蘭養成意不相下闖賊置酒晏左革殺之席上羅汝才營於鄖陽闖賊數十騎突入其營汝才卧未起入帳中斬其頭一軍皆譁闖賊以大隊兵脇之七日始定又攻殺袁時中羣賊至是俱盡惟老四四名馬守應亦為闖賊所部自後止闖獻兩大賊

陸沉中原矣

屠斬黃破武漢驅溺人民

時左良玉避李自成東下楚兵盡隨而東斬黃一帶城守無兵張獻忠自潛山敗走入楚乘虛襲陷蘄州斬水皆屠之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陷之據府自稱西王沿江而上悉師破漢陽從煤炭洲渡江逼武昌城下攻武勝門武昌武備積弛初闖獻交窺江漢僉議損貲募兵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為軍鋒號楚府兵至是新募兵內應開保安文昌二門納賊賊入執楚王以棕輿沉王於江屠戮城中士民數十萬投屍於江尚餘數十萬人以騎兵夾道悉自漢陽門驅入江中浮屍蔽蔽江而下武昌魚不可食獻忠居楚王宮改武昌府為天授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

兩不下勢相圖獻騷長岳

初獻忠與自成並起延西以狡詐相雄長及洪承疇敗自成於梓潼幾殲之自成子身入楚依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騾日行六百里至浙川老回回營卧疾半年仍出剽掠獻忠自陷襄陽自

以威名遠出自成右屢勝而驕為左良玉大敗於信陽獻忠負重創易服夜竄眾散且盡時自成踞河雒有眾五十萬獻忠從數百騎來歸自成欲屈之獻忠不為下自成怒欲殺之獻忠乃晝夜東馳與回革諸賊合出攻舒城陷亳州廬州六安為總兵黃得功等敗於潛山乃西走陷蘄黃破漢陽自成聞之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已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得書而懼又聞左良玉從蘄州而上乃為浮橋於金口悉眾西渡向岳州沅撫李乾德以兵守城陵磯三戰三捷獻忠乃悉眾圍岳州百道俱攻遂陷岳州欲北渡卜於洞庭神不吉忽大風覆舟因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焚其舟陸行向長沙人民已先走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長沙陷由是全楚騷亂江西郡縣亦陷沒

入成都奉天殺僭王西京

獻忠拆桂王府材至長沙造宮殿聞自成據西安僭位號四顧歎曰吾亦何遽為彼下哉遂棄長沙率步騎數十萬由荆入夔陷涪州瀘州圍重慶屠之瑞王闔宮被害由是所至宮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進陷

成都蜀王闔宮遇害獻忠僭偽號稱大西國即西王
位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親信四大將敘功以荀
可旺為平東將軍劉文秀為撫南將軍李定國為安
西將軍艾奇能為定北將軍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
殺之懸榜開科取士不至者孥戮既至以兵圍之盡
殺於西門外青羊宮凡二萬二千三百人棄筆視如
邱塚蜀士類俱盡會川人所在起兵恢復獻忠恨之
聞自成敗奔棄陝走商洛謀乘間襲西安而盡殺川
人以絕顧望先分兵計殺凡一兵殺男子一百女倍
之計殺衛軍七十五萬兵二十三萬家口不計次殺
民之釋道醫卜諸人凡三十餘萬家口不計更命四
大將捱戶殺名曰草殺撫南一路殺男子九千九百
六十萬女八千八百萬平東安西定北三路殺數略
同於是川民殺且盡以平全川土寇功勒石頌德乃
發成都由漢川金堂前行自云我奉天司殺自始起
迄今已幾及十之七矣恨其三未盡吾殺當止冬仲
之望蓋賊於
是日伏誅云

李自成捲楚豫方思據地

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
至焚屠既而連陷荆襄鄆郢席捲河南有眾百萬始

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思據城邑擅名號矣羣賊推
自成為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修襄王宮殿據襄陽
曰襄京設
官分職

顧君恩策緩急勸定三秦

自成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承裕
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
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
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
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
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
退有餘方為全
策賊從其計

號大順改永昌稱王全陝

自成由豫入潼關陷華陰屠渭南陷華州屠商州關
中瓦解遂入西安據秦王府隨攻陷榆林寧夏三邊
俱沒自成久覲尊號懼獻忠老回回相結為患既入
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遜詞以報自成喜遂稱王於
西安國號大
順改元永昌

入山西爭迎順直陷京城

自成既定全陝無後顧長驅而東渡河入山西蒲州汾州太原平陽皆陷賊遣偽牌徧行山西郡縣望風迎款進攻代州克寧武關長驅下大同宣府入保定抵居庸關陷昌平焚十二陵享殿京師以西聞風瓦解賊直入彰義門京城陷

李建泰破家財兆先杆折

帝憂寇臨朝而歎大學士李建泰進曰臣晉人頗知寇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糧臣請提兵西行帝行遣將禮以特牲告廟賜宴餞行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帝目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知其不祥建泰原以家財可恃比出都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已破進退失措因遲行後巡畿內而已

有幾人可能似寧武將軍

自成攻代州寧武總兵周遇吉力戰殺賊萬人兵少食盡退守寧武關賊薄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發大砲擊賊殺萬餘人會火藥盡或勸歸款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獻我若輩可無恙乃開門奮擊殺數千人賊將退或為賊策曰我眾彼寡但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擊之賊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官軍且盡遇言闔室自焚揮刀突陣中流矢被執罵賊不屈死之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况兼着檄勤王縱賊入衛

流賊之亂盧象昇洪承疇孫傳庭等先後逐賊賊勢甚窘會邊關屢陷京師頻年戒嚴檄各鎮兵勤王先名象昇入衛後又調承疇傳庭入衛勤賊之兵屢撤北去賊剽掠城邑任其蹂躪盤踞深山休糧息馬秋高食足復出狂逞歲以為常

兵既微餉又闕饑饉頻仍

河南巡撫秦所式上言闖曹蹂躪八十餘城革左由宛汝跨江漢此流寇之大略也辦賊必須兵今河南兵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略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部淪沒河北強半蒿萊撫鎮闕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

大略也轉餉必須民自經寇十餘載人煙幾斷至於
稚子荷戈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略也是時賊肆殺
掠白骨縱橫又年年各省荒旱饑饉民父子相食保
定巡撫徐標入對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蕩然一空
見一耕者帝歎欷泣下

因失事徒誅了撫臣十一

崇禎朝巡撫被誅者十一人山西耿如杞以兵變死
登萊孫元化以陷城死山東顏繼祖大同張翼明陳
祖苞保定張其平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
永圖並以失事死惟薊鎮王應豸以剋餉死宣府李
養冲以
侵漁死

温體仁輔殘刻經畫無聞

大學士温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帝
英明憤廷臣苞苴亡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園扉之內
候訊追比趾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藉周延儒
入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温獨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騶
錢士升皆先後抵牾罷自佐政以來邊檄潢池之警
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

體仁字長卿號圓嶠烏程人震孟字文起吳縣人

事壅蔽周延儒莫籌一策

御史吳執中論大學士周延儒攬權壅蔽塘報章奏
有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
摘發短長他日敗可捷聞功可罪案也延儒受主眷
最深當中外交誼無能畫一策惟尸居內閣後吳昌
時事發諸璫發其朦蔽狀賜
死延儒字玉紳宜興人

辨理欲黃道周忠佞徒爭

先是兵部尚書楊嗣昌母服纔五月帝改禮部兼東
閣大學士仍署兵部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
乏人何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帝不懌問道
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
人欲爾前疏果無所為乎道周曰天人所止是義利臣
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自信其無所為帝曰少正
卯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辨不免孔子之誅
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
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讀
書有年祇成佞耳道周復曰忠佞二字不敢不辨臣

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為忠乎帝怒切責之道周字幼立號石齋漳州鎮海衛人

倪元璐虛實策不曾施用

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離敵交繕旁邑優守兵靖降戎益寇餉儲邊才奠輦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以遠昭激勸厲名節明駕馭上令確奏伐交實計其制虛策不必繼陳元璐請盡撤監視內臣不報

會道保棄寧遠策又遲行

前總督余應桂奏賊眾百萬非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左良玉吳三桂並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等合之調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賜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給事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從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主其議後賊警益急始詔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餘俱進爵命勤王而皆不得至

乃下麟徵徒寧遠疏飛檄趨三桂入關而賊騎已過昌平矣

也增兵守陴的飯無炊具

命內監分守九門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京城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議增兵外城則內關增兵內城則外關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羸弱五六萬人內關數千人守陴不充無炊具市飯為餐給餉人僅百錢無不解體

也措餉甘資寇不助軍興

帝按勲戚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為倡奎謝無有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帝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應以五千金奎匿二千僅輸三千金太監王之心最富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復雜出玩好諸物於市以求售大學士魏藻德首書百金陳演訴清苦最後每省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千時論上等三萬金皆無應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

廟堂上問方略默無一語

賊息告急名文武大臣科道於中極殿問今日方略
有言守門之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又召對平
臺問戰守策眾臣默然帝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
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
長策惟閉門止
出入餘無一籌

啓偽封讀移檄扼腕酸心

帝視朝忽得偽封啓之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
順天會同館繳一時相顧失色賊又移檄遠近有云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竈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
絕少甚至賄通公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
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
太監悉斂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
之人征斂重重民有偕
亡之歎讀之多為扼腕

滿京內賈吏輩皆賊間諜

賊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擅闕飾為大賈
列肆都門更遣奸黨挾貨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織

諸鎮軍各監視首作降臣

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即指示告賊賊
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

遣內官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寧監
天津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
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文炳監衛輝楊茂林
監大同李宗允監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 降臣
註見杜太
監句下

杜太監衣緋袍縉城請遜

自成至宣府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駟郊迎三十里
自成抵京師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
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欲入城王承恩縉之上
入見大內盛稱賊勢大皇上可自為計昌平守陵太
監申芝秀降賊亦縉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
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為
質不返則二王不免
矣乃縱之出仍縉下

吾黨貴仍自在空礮乘城

杜勳出語守城內臣王則堯褚憲章曰吾黨富貴自
在也時京軍無餉驅守多不至每堵一人多不及襄
城伯李國禎馳闕下云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
復卧如故帝命內臣俱守城內臣譁曰文武官何為
又曰我輩月食五十萬請如已已所派數俱乘城帝
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賊至礮聲不絕仰語守城
者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俱空礮向外不實鉛子
徒以硝燄鳴之猶揮手示賊退礮乃發賊驅居民填
濠內發大砲誤傷數千人守者
驚潰傅城陷閣城號哭奔竄

曹化淳開彰義內城俱陷

時守門皆內官為政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啓
無敢詰問勳戚大臣坐視而已太監曹化淳獻城開
彰義門賊率大隊入恣殺掠帝急召閣臣入曰卿等
知外城破乎曰不知帝曰事急矣今出何策俱曰陛
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是夕帝不能
寢內城陷一閣奔告帝曰大營兵安在答曰兵散矣
皇上宜急走其人
即出呼之不應

賜硃書集百官不聽鐘聲

帝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
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
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
而返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人至者仍回南宮

周奎臥純臣辭東華不啓

帝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太子走詣
周奎第奎卧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後
為內官所獻自成留之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
是時帝命進酒連沃數觥歎曰苦我民爾易靴手持
三眼鎗雜內豎數十人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
城疑有內變矢石相向至朱純臣第閣人辭焉帝太
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
不可啟天且曙遂返

周后經公主刃連殺妃嬪

帝語皇后曰大事去矣皇后泣曰妾事陛下十八年
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遣之出后自經召公主至年
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
殊死手慄而止命素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帝拔劍
刃其肩又刃所
御妃嬪數人

死社稷志先定南遷不聽

先是帝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左都李邦華少詹項昱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帝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分憂而謀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督師李建泰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往帝諭閣臣曰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

啓秘室閱圖像天數分明

大內有秘室鑄鍵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秘記於內非大變戒勿啓至是事急啓得繪圖三軸末一軸圖像酷肖御容穿白背心左足跣披髮中懸於今無異誠天數也

壽皇亭髮覆面天昏地慘

帝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太監王承恩從死焉

衣前書念百姓誤朕諸臣

帝自經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得殊諭詎無知者

殮柳棺覆蓬廠哀鳴群象

賊問帝所在大索不得次日始知崩於煤山賊以雙扉昇帝后屍於東華門側斂以柳棺覆以蓬廠莫敢有往哭者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

李國禎三件事身殉田陵

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設廠過者莫進視襄城伯李國禎去幘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見自成復大哭頭觸堦血流被面自成以好語誘降國禎曰有三件事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以天子禮藁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禎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寢前自縊

有志者不遭污宮人二百

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騎環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二百人

費氏女年十六殺賊完貞

自成同偽都督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前導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管井賊鈞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必告汝主擁見自成內官審非是賞部校羅賊費復給曰我實天潢之口惟擇吉日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

十七載死疆場許多殉難

崇禎元年起流賊擾亂一十七年京師未陷之先督撫鎮將及大小文武陣亡與殉難者姑記其略僉事郭景嵩死葭州劉應嚮死鄜州潁州知州尹夢鼈通判趙士寬闔室俱死總兵汪雲鳳於巴霧河戰死參

將劉士傑郭關如於開縣戰死總兵曹文詔戰死於娑羅寨守禦劉光耀戰死於東岡編修胡守恒為獻忠陷舒城刃其腹廬州知府鄭履祥城陷死守道許文岐因破蘄州死副使樊維城破黃州罵賊死長史徐學穎破武昌死參將崔文榮戰死輔臣賀逢聖墩子湖死御史劉熙祚守永州不屈死獻忠陷重巡撫陳士奇死陷成都巡撫龍文光死自成陷河南兵部尚書呂維祺不屈死秦督傅宗龍戰項城被執罵賊死陝撫汪喬年發自成先塚得小蛇斬蛇以狗與自成戰襄城被執見殺破南陽總兵猛如虎死破汝寧保督楊文岳罵賊以大砲擊胸死破承天巡撫宋一鶴巷戰死知縣蕭漢自經死陷麻城知縣李貞罵賊死陷保康知縣石惟壇死陷渭南秦督孫傳庭沒於津知縣楊暄不屈死陷高州商雒道黃世清不屈死陝撫馮師孔戰死西安陷按察黃炯右都御史焦源溥罵賊死副使祝萬齡拜先聖自經死陷榆林副使都任闔室自經死總兵尤世威焚家百口突戰死陷慶陽兵備段復興董琬死陷甘肅甘撫林日瑞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入保定御史金毓峒毆賊帥投井死入寧武總兵周遇吉戰死入真定叛兵劫總督徐標被殺入宣府巡撫朱之馮自刎陷昌平總兵李守鏞自刎死

九健卒侍道憲義骨同馨

獻賊攻長沙推官蔡道憲挽強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
日夜城陷執道憲健卒林國俊等九人侍道憲不去
賊一日計誘道憲降不屈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
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主不降爾亦不得生國俊曰若
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併殺之內四卒奮然
曰願且延旦夕葬主骸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四卒
解衣裹骸葬之南
郭畢俱自經死

城陷後從君亡一門元璐

自成陷京師戶部尚書倪元璐聞難乃衣冠向闕北
謝天子南謝母索酒酌漢壽亭侯像前論家人曰吾
死慎勿棺衾以志吾痛若必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
屍乃縊死一門殉節十有三人三日後賊突入見之
顏色如生
賊驚避去

施邦曜凌義渠義不偷生

左副都施邦曜聞變痛哭題詞於几曰愧無半策匡
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更飲藥
死大理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盡焚生平著
述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遺書上其父乃繫帛
奮身絕
吭而死

范景文投古井麟徵褫服

大學士范景文知事不可為不食三日名對聲不能
續城陷再拜自經家人解之潛赴龍泉菴古井死太
常少卿吳麟徵守西直門城陷入三元祠作書訣家
人曰身無匡救法應褫服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足
矣罪臣吳麟徵絕筆投縲死
景
文字質公吳橋人麟徵海鹽人

于騰蛟汪檢討夫婦同縲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檢
討汪偉聞賊近都城累日不食妻耿氏曰苟事不測
請從君死城陷為兩縲於梁間偉以便就右耿就左
既皆縊耿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
解縲正左
右序而死

王家彥李邦華奮身自盡

單同生卷下

兵部侍郎王家彥守得勝門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僕掖入民舍自縊死左都李邦華聞難曰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庶無憾已矣勢不可為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邦華字懋明吉水人

王御史子之棧先後同心

御史王章巡阜城門賊緣堞上持刀問曰降否章叱曰不降賊以刀築其膝仆地死子之棧後亦死難於閩甚烈與章同

劉理順馬世奇全家盡節

中允劉理順題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並僕婢十八人闔門縊死賊至其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奉李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也下拜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諭德馬世奇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曰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

拜辭已入室並縊世奇笑曰若年少遂能死乎朝服再拜自縊理順字復禮杞縣人世奇字君常號素修無錫人

母和妻弟共子孟與金成

邢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賊至死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子進士章明收葬父母畢亟歸與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人妻曰爾死吾亦死遂自縊章明亦死員外金鉉賊攻城急鉉跪母張氏前曰兒受國恩義在必死今得僻地藏母幸速往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庶下井是我死所也鉉慟哭辭母出視事城陷鉉投御河死報至母章氏投井死妻王氏亦死其弟鏗哭曰母死我必從棺斂其母葬三日投井死郎中成德詣東華門陳雞酒哭奠梓宮前賊以刀脇之不為動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德撲殺之然後自殺兆祥字允吉澤州人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大興人成德懷柔人

陳御史兩同盡罵賊趙謨

御史陳良謨將自盡謂妾時氏曰汝幸有娠倘生男可延陳氏脈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為賊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自縊良謨與之同盡御史陳純德提督北直學政至易水試未畢聞賊警奔還城陷自盡御史趙謨巡視中城捕賊聞謀誅之城陷獲誤誤瞋目大罵賊怒殺於白帽衙衙良謨字賓日鄭州人趙謨字鎮所昆明人

周鳳翔吳甘來詩泣忠魂

右庶子周鳳翔赴哭梓宮慟絕歸寓遺書訣父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給事吳甘來城陷疾趨皇城不得入返寓作書以後事託其兄泰來泰來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甘來曰我不死無以見君汝父死無以養親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冠帶北向拜五南向拜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鳳翔山陰人甘來字和受新昌人

偏寫詔宋觸階投河滕阮

中書宋天顯賊逼寫偽詔天顯擲筆大罵觸階死又中書滕之所阮文貴皆投御河死

鞏駙馬縛子女舉火全焚

駙馬都尉鞏永固從帝突圍不得出歸書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以繩縛子女五人於樂安公主柩前縱火焚室自刎

劉文炳申嘉口同時投井

新樂侯劉文炳帝召文炳與駙馬率家丁欲於崇文門突圍出不得帝回宮文炳曰身為國戚當與國同難有女弟適李少寡召歸與弟左都督文耀驅子孫男女及妹十六人盡投大井中縱火焚賜第文炳文耀俱投火死祖母瀛國夫人帝外祖母也年九十八投井死太僕寺丞申佳口亦投井死佳口永年人

惠安伯宣城伯水火捐生

惠安伯張慶臻城陷盡散財物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湯布衣許秀士書身絕命

布衣湯之瓊見梓宮過慟哭觸石死長沙生員許琰
聞變悲號欲絕遍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絕粒七日而
死

其餘人難盡紀明史留名

吏部員外許直副兵馬姚成郎中李逢甲主事王鍾
彥經歷張應選儒士張世禧同子懋賞懋官俱自縊
死衛經歷施溥飲藥死東宮侍衛周鏡都指揮王國
興指揮李若珪錦衣指揮李若璉皆自縊死千戶高
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殺經歷毛維章太監王德化
俱被殺王之俊自縊英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尊周
陽武侯薛濂博平侯郭振明永寧伯王長錫皆死之
其未殉節被賊拷掠如陳演魏藻德方貢貞邱瑜亦
自盡自成禁諸軍不
敢入殉節諸臣之家

十八子射天下白衣作祟

初牛金星薦卜者宋獻策善河洛數見自成獻圖讖
云十八子來主神器自成悅拜軍師至是京城陷自
成擅笠縹衣乘烏駿羸同金星等五騎自西長安門
入彎弓仰天大笑至承天門顧盼自得指門榜語諸

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字下自成
愕然金星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
笑入登皇極殿據黼坐大學士魏藻德成國公朱純
臣率文武百官入賀陳演勸進不許賊每陞御座輒
目眩頭暈見白衣
人數丈長者前立

選朝官分三等發拷金銀

自成名見京朝官自金星以下六政府尚書宋企郊
等皆雜坐以次呼名自特推何瑞徵四人外自成選
七十三人金星選二十七人分為三等奏聞放榜名
具六等降賊案既而俱不用其要者餘發權將軍
拷掠索金自嘉定伯成國公陳演魏藻德下皆熨體
炙項夾脛箍腦無寧日於是諸官乃稍稍竄去計進
拷索銀七千萬侯家十三閹人十四官十二估商十
一餘宮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鈿絲裝嵌
剔剝殆遍不及十萬賊聲
言得自內帑惡拷索名也

鑄錢墾皆不成謀駝歸陝

鑄永昌錢字不成文鑄金壘又不成鎔金餅每餅千
兩竅其中貫以鐵絙凡數萬餅括騾車千駝千謀載

歸陝嘗曰陝吾父母國形勝朕將建都焉富貴歸故鄉十燕京豈易一西安哉

吳三桂招不應師乞

皇清

初總兵吳三桂入援抵豐潤聞京城陷頓兵山海關乞師

大清發鐵騎五萬以英王豫王分領入關自成挾三

桂父襄作書招之不應自成率精銳六萬挾太子二

王及襄向永平三桂擊賊於關門敗之紅花淀又敗

於關又敗於遷安斬偽將軍谷可成劉宗敏墮馬左

光先負創走自成還京師

璜按舊載有三桂已遣降在道聞其妾陳沅為賊得乃拒關

將敗奔忽僭位焚宮出走

自成戰敗將奔還京忽僭位於武英殿袞冕列仗受

朝賀癩眩鴻臚贊拜不成列命牛金星行郊天禮是

夜焚宮殿旦明出走居民升屋擲屋礫奮挺大呼殺

殺李巖逃謀主獻策金星

初自成親信李巖巖有大畧自成忌之及聞河南北

反正殺偽官巖請以兵徇金星微言曰河南巖故鄉

其意叵測十八子豈巖耶自成乃殺巖至是獻策金星皆道亡自成無與為謀矣

失輜重中流矢盜群瓦解

自成出齊化門西走吳兵輕騎追之賊馬驟皆重載

自蘆溝至固安百里內所棄財物婦女塞路賊眾皆

散去追至保定賊還兵死鬪盡失其輜重追至真定

復拒戰三桂分關兵滿兵番休戰流矢中自成首拔

營走山西追兵及關而止

出龍駒棄秦晉入楚奔辰

自成至平陽分守山西復遣賊出潼關攻掠河南

二村入山西自成走西安搜全陝兵悉銳逆戰大

兵衝堅而入斬賊將馬世耀劉宗敏等賊大潰順治

二年春二月自成棄西安出商州龍駒寨走武關入

襄陽宋正郊等皆道亡自成至武昌左良玉已南下武昌虛無人與李過等居武昌五十日夏四月由金

牛保安走咸寧
蒲圻南奔辰州

黔陽還羅公山草頭袞冕

自成奔辰將合獻忠不得留屯黔陽乏食四出抄掠會川湖總督何騰蛟屯兵辰州攻之自成還過通城命其部眾先發自成二十騎殿後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上有神廟自成單騎登山村民慮為劫盜爭取所荷鋪擊之自成格鬪積兩入馬陷泥淖中村民揮鉏碎其顛翻腦漿於地血肉漫漶不知其何賊也既斃剝甲裳見龍衣金印眇左目驚為自成截其首從山前逃騎兵候久跡之已無首矣村民以其首獻騰蛟騰蛟曰吾聞李錦亦眇一目得非錦耶驗之左臚傷於鏃曰是矣俎其頭祭烈皇帝飛書奏捷於福建唐王李過聞自成死勒兵還赴結草為首以袞冕葬之羅公山下滅一村而去諸賊奉李過為主即一隻虎也更名繡入湖南山中唐王遣馬知祥招之封自成妻高氏忠義夫人賜繡名赤心

黃虎賊鹽亭界一矢銷魂

張獻忠黃面長身虎領人號黃虎獻忠最讐川人既殺民盡并欲屠川民之為兵者時賊將劉進忠所部川兵多計欲執進忠而坑其眾進忠率一軍俱逃大兵進漢中進忠迎降為鄉導南行遇獻忠於鹽亭界上是日大霧前不見馬獻忠方曉行聞介馬聲彎弓前至鳳凰坡進忠認之曰此獻賊也發一矢洞脇急回走而矢叢於背大呼墜地賊將王尚禮尚負其屍走既而棄去支離之獻忠四將復據川詐言獻婢老脚有遺腹輔孤而實無有後安西附桂王入雲南

只落得闖獻名罪無差等

自成獻忠當時皆以闖賊獻賊名之谷應泰曰論者以獻猶據蜀闖賊犯闕按法行誅薄乎減等而不知獻亂以來材賦絀於吳楚士馬斃於荆襄民命塗於中野夫是以瓦解土崩一蹶而壞獻之與闖厥罪惟均窮奇構柎豈可差等乎哉

聚人屍供打亮殺盡生靈

獻忠強不及自成狡譎過之性嗜殺與自成比楚蜀之間所至屠戮無遺每夜分念無可殺殺其妻左右莫敢諍既而以不諍殺左右每雷電作詐謂眾曰有天旨命勦絕諸人吾敢違天哉自成為人不甚長高

顛深頓鵠目豺聲性慘酷鉗鑿錐鋸不離左右日斲足剖心琢腦截脇為戲下城踰一日殺十之三再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殺人數萬聚屍為燎名曰打亮每城陷步兵環堞下馬兵徼之如覆海然無一人脫者其時郡縣邱墟白骨縱橫生靈荼毒幾無噍類

在事後論成敗懷亡明社

實流毒自熹廟休怨崇□

谷應泰曰周業衰於幽厲不在愚狐漢道替於桓靈豈關蜀郡故明不亡於武皇者以孝宗之蘊澤厚而明無救於懷宗者以熹廟之流毒長也

星入月星下移明知數定

崇禎十七年正月夜星入月中占云星入月中國破君亡二月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報明讐驅猿獍

聖主澄清

大清攝政王致書史可法內云闖賊犯闕肆虐君親吳三桂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爰整貔貅驅除獍報爾君父之讐彰我朝廷之德可法字道隣祥符人之德

明一代十七朝幾人有道

遡開基好制度漢主唐君

太宗起仁宣孝成康文景

從此外多半是寵任閹人

違家法滅禁碑觀兵預政

註見正統王振盜禁碑句下

任錦衣東西廠怙寵淫刑

揚守陳曰國朝設錦衣衛為親軍職任雄要其掌御乘輿則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徼巡京師禦非常察奸宄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刑獄逮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任

其職者往往怙寵恃勢淫刑贖貨輒貨事以賈禍又
王弇州錦衣志稱太祖十五年設錦衣衛指揮使一
人同知二人僉事三人鎮撫二人所統曰將軍力士
校尉太祖時時有誅殺或下鎮撫司襟治取詔行毋
經法曹燕王既即位擢紀綱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
親兵典治詔獄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始出領廠
事八十八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鈎察出人惟簿間
錦衣理其牘而中貴人得持牘徑至上御所稍出衛
上成化中尊寵太監汪直別為置西廠所領緹騎倍
東廠得糾察中外文武大小及民間事傳及後世如
劉瑾魏忠賢等皆分領廠務用其私人為
錦衣羅織鍛鍊忠良橫遭荼毒馴至於亡

擅威福恣兇狠忠良慘辱

註見前汪直王振
劉瑾魏忠賢事下

到頭來遭若輩賣國開門

註見前曹
化淳句下

嘉隆萬兩三朝言官搏擊

重私交立門戶攪亂朝廷

註見前嘉靖隆慶萬曆
鷹犬搏擊立門戶句下

真理學接程朱統承一脉

宣德中曹端為霍州學正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寔
踐所著有四書詳說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
等書晚年得太極之旨為川月交輝圖學者稱月川
先生霍人稱白雲先生正德時大司馬彭辛菴澤稱
月川為本朝理學之冠天順中處士吳與弼以李賢
石亨荐遣行人齎勅幣聘至京授為左諭德以疾辭
不受賜勅褒嘉資以銀幣叮嚀毋忘著述以繼前賢
弼條陳十事表謝而去布衣陳貞晟務為聖賢踐履
之學有功於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
字乃其玉鑰匙也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
要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其為學一言一動必合於
禮嘗言讀書窮理須有實見然後驗於身心所著有
讀書錄二十卷成化中廣東布政陳選布衣韋帶客
至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其志以聖賢自期操履誠
慤海內士大夫咸欽仰之廣東舉人陳憲章究心理
學諸書卒未有得乃靜坐一室中以明心見性為務

嘗曰為學須在靜坐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
可便靠書冊也遊太學為羅倫莊景所推重歸而四
方從學者日眾以彭韶薦授檢討人稱白沙先生處
士胡居仁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要因以敬名
齋動靜語默造次不違與人講學謂第一怕識見不
真第二怕工夫間斷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錄正德時
祭酒蔡清飾躬勵行必準書人平生好學不倦安貧
守己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學者宗之稱虛齋
先生新建伯王守仁生平以講學自任其論學者有
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
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人所謂良知
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耳又曰良知一也
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傳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
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
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苟吾
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者皆可不言而喻又曰養
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
於是則精住氣住神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
亦在其中矣嘉靖中南京禮部尚書章懋潛心理學
於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四方學者多從之登仕籍
五十年立朝無四十日有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
稱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閣然子集曹端字正夫

澠池人與弼號康齋撫州人真晟字剩夫漳州人陳
選號克菴臨海人謚恭愍憲章字公甫新會人居仁
字叔心餘干人蔡清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莊景字
孔暘江浦人章懋字德懋號楓山謚文憲蘭谿人

或云禪或請祀訾議紛紜

王守仁討平八寨以病歸卒於南安世宗以守仁未
經奏請擅離重地無人臣禮又學術事功多有可議
命廷臣集勸桂萼謂守仁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
格致之論知眾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名
生徒互相唱和門人為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
江不死幾無忌憚但其功足錄免奪伯爵申禁邪說
以正人心陳獻章之學專於主靜明心以經書為糠
粃與程朱異尚以故當時推尊者固多訾議者亦不
少如章楓山胡敬齋羅整菴皆訾其為禪尹蹇齋曰
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道原克菴選為最胡敬齋居
仁羅一峰倫章楓山懋亞之陳剩夫是獨介之士其學
莊定山景只是個詩人陳剩夫是獨介之士其學
識敬齋猶未及鄉居士智忠鯁名臣不必廁於道學
又曰楊方震所稱理學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椒邱
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皆當續入陳建曰方震
理學錄載康齋而不及月川豈薄其為教官耶萬曆

是和非長共短節略評論

休道是絮叨叨繁言寡要

都只為關鍵處開卷須明

胡維元序紀畧書曰開國靖難土木復辟繼統乾坤之晦明不一態中有大禮大獄大役大兵尤我明關鍵處至如關統定鼎之英雄浴日補天之豪傑與爭儲爭禮死難死忠之節烈一開卷而指諸掌上乃真稱紀而核畧而要也

定功罪判賢愚俟修明史

試毀譽嚴折衷必考來因

拍幾掌讚幾聲河清海晏

恨一回罵一陣賊子奸人

繼光祿續成書少資清聽

有許多翻覆局詳奉知音

二百餘明世界狐塵兔跡

感皇天生盛世代代昇平

耕田鑿井思堯舜

去暴除殘望武湯

勢鬧朝堂似錦亂離世界如麻戰場骨屑捲塵沙闖獻

千年唾罵 二百餘年興廢一朝過眼風花堪啼堪笑

又堪嗟不比戲場諢話 西江月

從此太平億萬禩

風調雨順樂無疆

明紀彈詞註卷之下終

